

A · 史沫特萊著

隨軍漫記

上海出版社刊行

隨軍漫記

作 兼 繪 陳 央 · A

譯 演 田

一九四七

九

松連

伯

註

出

海

上

隨軍漫記

黃 寶 元

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出版

著 者 史 深 特 著

譯 者 田 琪

出 版 者 上 海 出 版 社

經 售 者 曉 力 出 版 社

五 洲 書 報 社

國 際 書 報 社

目錄

在華北前線·····	一
在五台山中·····	一
在某地·····	一四
山西省東部西歸途中·····	三〇
某處·····	三四
在北平游擊隊中·····	三九
廬山孤軍峯磯敵記·····	四六
大戰金輪峯·····	四八
火燒山上·····	五三
廬山脚上游擊戰·····	五九
從江南到江北·····	六六

在華北前線

A·史沫特萊作

在五台山中

昨日我們在壽陽越過鐵路線，日軍的飛機整日在空中「匍行」着，似乎在探尋新開到的八路軍。日本方面曉得我們來了，可是不曉得究竟在甚麼地方。陽曲方面的日軍，業已和我們二個部隊發生對峙。劉伯承率領了游擊隊，沿着距離在山西河北省的邊境從事破壞正太線工作。日軍修理起來一定要化相當時間，即使修理好了，我軍仍能從別處加以切斷。據情報傳來，謂日軍已陷疲勞困憊狀態，但這也沒有多大意義，日本軍隊是盲目的勇敢的，他們大概仍舊要前進，現在第八路軍正挾正太鐵路控制着兩側和後方，但日軍大概仍舊要前進過來，他們是只知盲目的進軍，第八路軍就守着這個機會，從事其得意傑作的後方破壞。

從山西東部前線進迫的日軍，是分三方面來的，一路是沿着鐵路。但鐵路已被遮斷，第八路軍自後方和側面，不絕地困擾着日軍。其次是从平定進軍，日軍四個聯隊已向西南進發，最後一路自離鐵路五十哩光景的地方向陽城進發。

這一路也有二聯隊——約六千人。因此日軍在山西省的，一定沿道路前進的。

在陽城作戰要地的東陽峰山，由第八路司令官之一的陳廣統領強兵固守着。再者八路軍的一隊，已於前日到達南方馬達嶺山脈，和向該處前進的日軍四聯隊發生激戰，昨日繼續戰鬥了一日。

前天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，曾向日本兵發表宣言書，要求日兵停止此次戰爭，該項宣言書由中央政府派來的飛機去散發。中央政府曾派遣了幾架飛機到這里來。

因此日軍曉得八路軍到了這里，這事我想還是昨天秘密曉得的。日軍曉得八路軍在鐵道南側，同時也曉得他們控制着北面，並且進迫後方，形成挾擊的形勢。昨日的一戰，更加使他們明白了，這次戰鬥在中國方面是苦戰惡鬥，絕不退却，於是他們曉得這是第八路軍，加以發了宣言，一切都明白了。

在北部前線的日軍高興極了，因為他們認為八路軍已放棄北部前線移到東線方面來，日軍本企圖將軍需品輸送到其主力結集地的忻口去。在那邊附近，山西軍和中央軍正和日本的主力部隊遙相對峙中，日軍每天不斷地向中國軍隊砲擊。日軍相信至少武器彈藥和軍需用品，一定能通過該處運往前線，所以就滿滿裝了七八十輛運貨汽車的軍事給養押送過來。這車隊附有二百名兵士，一路無事地通過。日軍本想走別條路，但這條路給八路軍所屬的農民遊擊隊用地雷炸燬了，那是使他們麻煩的事。

八路軍的踪跡也在惠遠進出，那是長城外側北部前線區域的一個小城市，在這裡會發生過好幾次的激戰，直至最近始由八路軍加以克復，中央軍仍和忻口的日軍互相對峙中。

形勢沒有變化，敵軍似乎計劃破壞保持有北部的八路軍所以在忻口增加軍力，企圖衝過八路軍向太原去。

我們現在住在鐵道南側的一個小村中，昨夜在這村裏接得準備出發的命令。可是我們這一行的警衛線，恐怕是錯認了攻擊日軍的命令，在我們剛入睡三小時後的十點鐘光

景，他們呼醒了我們。我問他們不是還沒有到十二點鐘嗎？他們說我的錯誤了，於是起來作準備。到十一時進軍的準備已一切定了，可是本營中人却還一個也沒有起來！過了一個時辰，才聽見吹起床號。接着是早飯號，最後是進軍號了，這時恰好二點鐘。這時我們的一行人，和村對方的兵士和馬隊互相合隊。一時照例人聲鼎沸，驟嘶馬呼，蹄聲什踏，混着士兵的叫喊聲和歌聲，一時真是嘈雜得很。但當行軍一開始，沉默支配了一切，耳朵中只聽得蹄聲踏着石子山路回聲，平常老是嘻嘻哈哈吵着談着的「小鬼」們，也唯恐日軍聽得，都放低着聲音在講話。而且日軍就在三哩以外，誰都不發一聲高聲。上面命令不准使用電筒，我們就憑着幽弱的星光進行。在我的左首上方懸着很大的北斗七星，北極星也在下首隱約可見，心想是正左側吧，却又見在我背後，有輝煌地照射着我的前路。走了一歇，我們的眼睛就習慣於黑暗了。

我們下降的那條山路，實在巉崖異常，絕不能騎着馬走。我的一個衛兵就扶着我的兩脇步行，有時路低，一步一趨的踏着奔流的清冷水流的河床石，時或折而向上，時或折而向下，黑夜中就在這樣的路上行進。羣山漆黑，兩旁的道路，一點也看不清楚。有

時前面的嚮導隊爲搜索道路起見，偶一拿出手電來照一下，一時因爲迷了路，隊伍就走了紛亂的景象。於是搜索路旁的里程碑，里程碑上不僅書明路的走法，還寫着三十，二十，十等數字，指示不得不再走的里數。大凡中等的河流，都是沒有橋的。大家不得不赤足從冰冷的水中過去。可是沒有一個人抱怨，大家默不作聲地前進，到快近天亮，許多士兵都現疲乏了，但大家仍舊拖着腳繼續行軍。有時也有人回憶般的吹吟着歌調。我幸好大半的路都是騎着馬走的，渡河也是在馬上，不必沾濕腳。後來發見季的脚步，腳心深深裂開，肉也露出來了，但在行軍中他從沒有訴苦過一句。有時他走路遲了一些，我就問他覺得怎樣，他滿不在乎的回答說：「沒有甚麼。」

在下馬步行的時候，因爲黑暗的關係，有時我竟找不到自己的馬，幸好馬倒能找到我。我聽見自己的馬會低聲嘶叫過二三聲，這是馬表示滿意的象徵，牠用鼻子撫擦着我。每逢這樣的時候，我就用胳膊抱住馬首，給牠一番愛撫。可是天亮後馬在平地上行進時，我把我的馬大大叱責了一頓。因爲牠在地面上爬搔踢撥，忽然發了桃花運。我們的一行中，有一匹小小紅色牝馬，由一個十八歲的青年管理着。可是這匹牝馬性情並

不溫柔。牠用後腳踢着突進前來的雲南（馬名），不讓後者接近。牝馬背上本負着東西，這樣一來東西都跌下地來。這在馬上的我，倒還沒有關係，可是對於照料那匹牝馬的青年，却是很大的一個麻煩。於是爲防禦「雲南」起見，他就去拿了根棒來，我本在馬上好好的睡着，可是一經這樣吵鬧，又看到對付我那小馬的那青年的可怕的面孔，於是就再也睡不着了，不得不另換一個地方好在馬上睡覺。

印度有本叫做「卡爾馬，學伽」的古書，中間關於所謂「男女之道」曾寫了不少，記得其中有一節說：「在交臂而過的路上發動春情，雙方都將遭不幸」，現在始悟到固然是不幸，而且還頗危險，想不到我今天想起了這本書！

今天到了我們本營駐所在前面的一個小村，時間約在上午九點，河底滿是石片，有的被水磨滅成小刀片。我們最後總算到了這小村莊，抬首一望，看見一隊兵士正從東首繞過山嶺，向這邊的山谷而來。一長列疲倦的兵士，徐徐地走着，似乎一夜沒有停止過行軍。我們這邊就停下來等候他們，我拍了一張照片——這是第三軍，他們正從前方退下來，移到東面，準備改組後再作戰鬥。這隊伍中一匹馬也沒有，兵器彈藥都是自己

背着。其中幾個人在說「外套也沒有，外套也沒有」！前面的那個村上，有幾個鄉人站在石壁上在眺望着這邊，第三軍兵士的疲乏而抱怨的聲調籠罩了整個空氣，但他們並不在向某一個人訴苦，空氣似乎顯得很悲哀，這時他們隊長下下命令，一片「休息休息」之聲從先頭部隊一一傳過來，可是他們仍舊繼續前進着，休息的地方還沒有到，這時又有人在叫：

「疲倦得要命！」

「疲倦得要命！」

我聽說這是中央軍中最強的一隊，這軍隊中全是頑強的勇士。他們既沒有甚麼包裹，也沒有帶外套，他們究竟怎麼睡法，怎麼取暖呢？我正是覺得不可思議。他們一看見我外國人的面孔，愕然地停止了叫喊，一再看着我的臉，其中有幾個笑了，他們很高興我同他們拍照。

我們進了一座冷落無人的鄉村，在一家中農人家的一間空屋裏落了腳。這房子是石子和泥混合築成的，很是堅固，可是每座門上都用中國式鎖鎖住着，所以我們就進了

間空屋。後來發現在鎖住的一間屋子中住着一個農民，但這屋子最初是空的。這農夫是貧農，妻子和孩子都已逃往山中，其他的房子中也都住着農民，他們對於我們懷着不可思議的意思，很怕軍隊，我們無論怎樣勸他們，他們總不肯帶妻子出來，就是八路軍的政治部隊，也明白要這羣人民悟解八路軍是人民的保護者，也還得化上一二天功夫。只要軍隊一上別處去，婦女們就回來了。我們在這裏也像在別處一樣，只留下幾個人，將他們組織起來，使人民變成武裝的農民游擊隊。在這裏以前，曾在某處住過兩夜，把兩人武裝化了留在那邊，那邊村裏特派了代表來懇請我們這樣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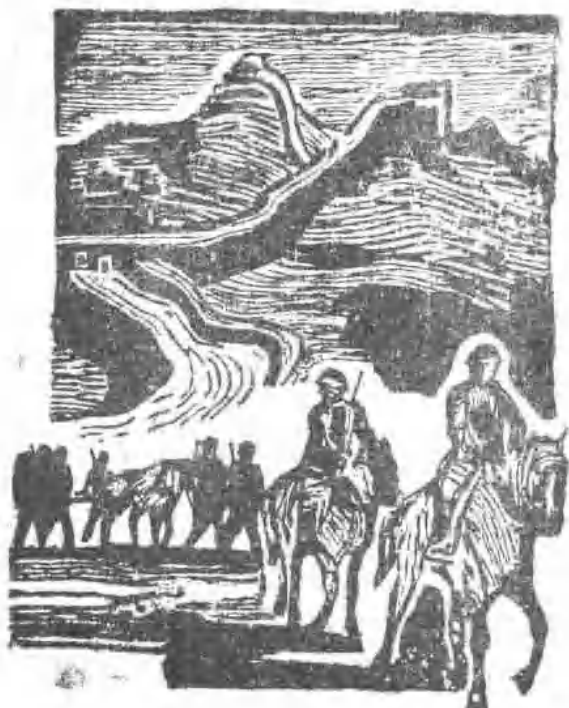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明天就要離開這裏，開發到新的陣地去。

我認爲中國人實在不可思議——例如我們吃東西，只是粟米或菜蔬，今天只有米和蘿蔔，有時則是瓜和蕃薯，這些就是我們賴以生活的東西。脂肪類的食品一項也沒有，砂糖也沒有，肉已有好幾日不見了。此次進軍時，我向朋友借得少許錢，現在還留下一些，所以時時可以買些雞吃，我們一行六個人共同分食，因此我們總算能多少攝取些蛋白質和脂肪。衛兵們的鞋子雖破了，可是沒有換的，買也買不到一雙。此地附近全沒有

可以買的東西，真是澈底貧窮的地方，有的只是小米，高粱和瓜，以及比胡桃大不了多少的馬鈴薯，雞就幾乎不見，即使有，也是瘦得可怕。今天也曾買了一隻，但毫無脂肪可說。向貧農買雞，却又只剩一隻。不過這裏的軍隊很多，到了冬天，大家究竟有些甚麼可吃的，真是不可思議了。我們要用東西必定要化錢買的，不化錢甚麼都不要。我們的軍米，是裝在驢馬和騾子上和軍隊一起運來的，而且在到太原以前，要好幾日經過這條艱難的道路，所以衣食問題，在這裏真是困難到令外邊人難於想像。既無公路，也沒有運貨汽車，而且在這村莊上，還沒一個人有錢到可以兌換一塊錢，買一隻雞，一塊錢也沒有找的，因此我今天不得不再買一隻雞及一些銀驢馬的玉蜀黍。帶來的些少錢，不得不在驢馬身上化去了。因為要是驢馬死了，我實將沒有辦法，我們的行軍將日見辛苦，我想我此後多分是不得不步行的了。

今天一行人中，我和另外二人把行李整頓完畢，我們三個人，每人都有一襲麻織的毯子，一件冬大衣，一雙備替換的襪，以及在西安買的一雙預備着的鞋子，所以我們在同儕中就特別像個闊老。我的行李，殆全部包含着打字機，打字用紙，復寫紙，攝影

機，藥片等等，不必要的東西悉加清理，甚至急應藥類也不帶，就連行軍牀也決定送與此間的農夫。這隻行軍牀對於我實在是一件寶物，有了這，我可以獨自睡眠，可以不受虱子的進攻。貧農人家的炕上，虱子是很多，今朝到這里時，尚親眼看見我們幾個武裝兵士，在人家的門口脫去了上衣在捉虱子，他們大約早已受虱子的攻擊的了，不過人們沒有理會華北的冬風，就是發疹瘰癧扶斯的原因。戰爭期中風是常有的，而發疹瘰癧扶斯却是很危險的病。在華北的人民，卻並不視為發疹瘰癧扶斯是必死的病，好像有甚麼免疫性的東西在裏面。可是我們軍隊中都是南方人，因此我害怕他們會像我們外國人一樣，受發疹瘰癧扶斯的危險，害這病的頗有死亡的可能。我們一定得注射發疹瘰癧扶斯的預防針，但注射一次預防針，每人要九塊錢，我自己也沒有打預防針。約在一年前，本想注射的，但因心臟妨礙，險險乎死掉——可是現在也顧不得一切，我是不能帶行軍牀，而且只得睡在炕上。此後我將不帶一匹馬或騾子，因為要負荷我們一行六人的行李，我的行李因有打字機和照相機，所以最重，在這地方，任何紙都是買不到的，因此必要的東西不得不一起自己帶着走。



保衛大西北

馬達作

Defending the North West front T. Ma



住在鎖閉着的屋子中的二個農民，今天回來了。其中的一個大概是貧農，他害怕地的走進我們住的房子來，似乎有甚麼要求。可是我們一些也不懂他的話，末了他用手示意，原來是要一根懸在室內的舊繩子。他雖極需這條繩，却又不敢進去拿，而且也不敢指出來。理由因為我們的衛隊是丘八，對於丘八，他們是早已領教過了，我們大笑着就將繩子給他。這人的頭上似乎受了傷，傷處有滲血的痕跡，我就用醃酒給他消毒了一下。當然，他是預備拿錢出來，我們告訴他我們不要錢的，他很不可思議地看着我們的臉。這軍隊不但還了他的繩子，而且還肯給他白白地醫病，他這副面孔上就滿是那種懷疑的神色。過了十分鐘他又來了，這一次他請我醫治他的脚。可是這次沒法醫治，因為這受傷的原因是他的木綿鞋早磨破了，脚上已破去了皮，露出了肉，只有新的鞋子才醫得好。我們自己的鞋早穿破，所以當然沒法給他鞋子。於是一個衛兵把他帶到軍醫那裏，在他的脚上給縛一層綳帶，不久，據說已能穿得進那雙襪襪的鞋子了。

農民們似乎都回來了，可是婦女和姑娘仍舊沒有回來。

我想使中國煩惱的一切問題，是在於數千年來中國人民的過於無知。譬如中國的軍